

勝利的進軍

朱
葦



朱 華

勝利的進軍

新文藝出版社

•1954•

小說
勝利的前進軍

著者 朱 露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廣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陸積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480)[I II 77] 本書 86000 字

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海第一次重印

本次印數 8000 冊

累計印數 33000 冊

定價 5,8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說以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戰爭中的豫東戰役為背景。

故事是這樣展開的：人民解放軍某部在朱總司令於河北濮陽戰士代表會議上所作的『解放蔣管區的人民』的號召之下，開始向南進軍。他們很快就投入了連續的、艱苦的、偉大的戰鬥中。

這個戰役從阻擊戰到殲滅戰歷時二個月之久。人民解放軍在戰鬥中發揮了高度的階級覺悟和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正確的執行了毛主席以少勝多的戰略方針，經過了長期的阻擊階段，戰勝了疲勞，克服了重重困難，大量的殺傷了敵人，終於殲滅了蔣匪軍七十五師，並配合兄弟部隊解放了開封。然後，他們繼續向南勝利地進軍了。

目次

一	朱總司令的號召	一
二	渡過黃河	六
三	河南的早晨	一〇
四	復仇的要求	一七
五	勝利的序幕戰	二四
六	指揮員與他的戰士	三三
七	火網陣地	四四
八	反擊	五四
九	以少勝多	六四
一〇	疲勞和輕敵	七三

一一	砲擊申集	八四
一二	硬到底就是勝利	九一
一三	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點	一〇〇
一四	以勝利紀念黨的生日	一二六
一五	與戰士一起商量	一二八
一六	諸葛亮會	一三六
一七	革命不是爲個人	一四七
一八	打開三道門	一五〇
一九	消滅制高點	一六三
二〇	勝利	一七五

一 朱總司令的號召

『響應朱總司令的號召：向南進軍，堅決完成殲敵任務，爲解放全中國而戰鬥。同志們！有沒有信心？』

『有！』全營同志鋼鐵般堅硬的聲浪，把空氣擠得突然激動起來。

『希望大家把我們的決心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爲人民立功。』徐教導員結束了出發前的動員報告。

戰士們呼了一陣口號之後，都急速的在整理裝備。

暖暖的太陽昇上高空，金光照滿大地。

部隊出發了。

林永安是四連的連長，他和大家一樣，穿着一套嶄新的草綠色軍衣，揹着木殼槍，

走在連隊的前面。他的個子並不高，是中等身材，穿上這套新發的合適的軍裝，顯得結實、英俊。他是個聰明、機警、勇敢的人。他的顴骨微微聳起，下巴顯得尖一些，斜豎向額角的濃黑眉毛下，是一對大眼睛，放着炯炯的光。他的性子很急，有時就不免有些暴躁。因為他性急的原故，做事就從來不高興拖拉，說幹就幹，乾脆得很。譬如跑路，他跑得很快，不高興休息。但是今天爲了帶領部隊，不使部隊過分疲勞，只好抑制着自己的脾氣，以均勻的步調，走在隊伍前面，向着南方前進。

大地上是一片青黃的麥子，當春風掠過，就揚起一陣陣的浪花，在晴朗的陽光下，泛着亮晶晶的光。麥穗，有的已含着軟軟的乳白色液汁，早熟的已快到收割的時候了。

隊伍像瀑布一樣，從麥壠中瀉出來。戰士們臉上都發着紅光，談笑、歌唱。他們愉快的聲音與起伏搖晃的麥浪匯合在一起。

林永安記得很清楚，平漢線大勝利後，他們就離開解放不久的豫、蘇、皖地區，和被敵人蹂躪得最慘的魯西南，開到黃河北面來。在反動派黑暗統治下活着的人們，和

麥子一道在雪地裏呻吟，樹林是疏疏落落的，在這遼闊的平原上，難以找到幾棵長綠樹。就在這樣的深冬天氣裏，部隊迎着西北風，北渡黃河，開到河北的老解放區練本領。

從那次北渡黃河到今天向南開，已有四個月了。時間是過得多快呀！

從麥壠中行走着的這支隊伍，也與四個月前不一樣了。每個同志都經過新的整訓，神槍手和榴彈大王數不勝數，他們在四個月的練兵中得到『練兵模範』的獎章，獎章上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像，有的獎章上還有毛主席的題字——『爲人民服務』。

同志們繼續在談笑着。

『老張，你聽過朱總司令的報告，朱總司令是什麼樣子的呢？』小梁問張耀庭。

『什麼樣子？跟你獎章上的一樣。』

『……………』

這又使林永安想起五月十五那一天——這是永遠也忘不了的一天。

那天，在河北的濮陽縣城邊的一個柏樹林裏，他和其他連隊的代表在一起，見到了朱總司令。他和其他同志，親切的擁擠在朱總司令面前，看了又看，好像要把總司令的每一個毛管都數清一樣，又和佩在自己左胸上的紀念章的朱總司令像比了又比，紀念章上的朱總司令像是逼真的，於是他非常高興，因為他有這個紀念章，就經常可以看到總司令了。

他記得特別深的是總司令的報告。總司令像父親一樣仁慈的告訴大家：要解放全中國所有的土地，要解放全中國的受難人民；要懂得誰是我們的兄弟，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要很好的執行政策紀律，團結全國人民。總司令這些寶貴的指示，林永安牢牢不忘的記在心中。他又回到自己的光榮歷史，他曾經在華東戰場上參加過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崗等戰役；第一次外線出擊到魯南，西進到魯西，又參加了隴海大破擊戰，在這許多戰役中，他從班長鍛鍊成一個連的指揮員，隊伍也鍛鍊成像鋼鐵一樣。而這次出征，要徹底完成總司令的號召，忠實的執行總司令親自交代的任務——向南進軍。

他想着高興了，突口而出的喊道：『響應總司令的號召，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爲解放全中國而戰鬥，同志們！有沒有信心？』

『有！』跟在他後面的同志，不約而同的回答了這突如其來的號召。

『把我們的決心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

『決不掉隊！』同志們愉快堅決的回答，好像增加了力量，腳步漸漸加快了。

二 渡過黃河

第三天的傍晚，部隊到達了黃河北岸。

河岸上停滿了隊伍。在河的南岸，盤據着敵人。他們要在今天晚上，像刺刀一樣，插進敵人的胸膛。

陰沉沉的天。在離河百餘米達的地方，可以看到黃河裏又渾又濁的水，滾滾的流向東方。一隻隻的船，靠在岸邊等候。

林永安的第四連，光榮的擔任了渡河突擊連。

『通訊員，嚮導找到沒有？』年青的指導員胡少里問通訊員。他是林永安連隊裏的政治指導員。他的個子略微顯得條瘦，他的眼睛眯眯的，時常露出微笑。他常常和戰士們一塊兒唱、笑、談。有時，他一個人冷靜的研究上級的指示。他讀過的文件

的空白地方，總是寫着滿滿的摘記，和研究文件後的心得；已做的，未做的，都註明在上面。他左面口袋裏，經常放着個小本子，把收集的材料，隨時隨地記在上面，作爲彙報工作、總結工作的根據。

通訊員帶着一位揹着笨重行李的莊稼漢，交給胡指導員。指導員看嚮導這副笨重的行李，覺得很奇怪：做嚮導的揹這些行李幹什麼呢？

通訊員接着就申明說：『這位大哥原來是黃河南面人，逃難到黃河北面來的，今天看到我們來了，他自動的要求帶路，他說河南面五十里內的地方，他都很熟悉。』

『這很好，不過，你揹這麼多東西可怎麼辦？』胡指導員把眼睜成一條線，和藹的說。

『沒啥，有事情俺就可以把這些東西丟掉的，只要咱隊伍過去，把鬼孫子揍死了，這些東西算啥！』嚮導像宣誓一樣向指導員解釋着，一面又滔滔不絕的說下去，『自從咱隊伍開到河北後，那個鬼孫隊伍又來啦，天天抓人，殺人，要糧，要錢。俺家的豬、鷄子、羊都給吃光啦，還要抓俺去當兵。晚上呀，他說搜八路啦，櫃裏、床裏、圍裏，到

處翻遍啦，還說要吃咱的麥子呢！現在可吃不上啦！」

他自從河南逃到河北的那一天起，就以爲一切的財產和剛成熟的麥子，都要成爲敵人的財產。想不到解放軍會在麥子剛成熟的時候就要渡過河去，把麥子從敵人嘴邊上挖回來。

『大哥，請你坐下來休息一下，等會我們就要過河，我們這次過去，就是消滅那個鬼孫去的。』胡指導員攔住了他的話，拍拍他的肩膀，把他交給了通訊員。

林永安從營部接受作戰任務回來，與胡指導員作了簡單的研究以後，就和各排長在一棵樹底下開會。林永安告訴大家：『最近的情況是，敵人以爲我們要過長江，他們就開始從河南向南撤了，現在南岸已無敵人。上級要我們迅速過河，佔領南岸，向裏插，掩護整個兵團過河。』

跟着，胡指導員嚴正的告訴大家：『我們的戰鬥任務從今天開始了，這是黨交給大家的任務。我們應該牢牢記住朱總司令的指示，發揮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徹底完成作戰任務，把出征前的宣誓變成行動。每個共產黨員更必須明確這點。』

船在靜靜的昏暗中開向南岸。四周是靜靜的，祇聽到黃河湍急的流水聲，和船頭破浪前進所發出嘩嘩的聲音。船衝破浪花，像箭一樣奔向南岸。不到半點鐘，林永安和他的連隊就登上黃河南岸。接着，一船船的解放軍終夜不息的從北岸渡到南岸。南岸上被潮水沖積起來的有五六里寬廣得像飛機場一樣的河灘上，從一羣人，增加到兩羣、三羣……數不清的人羣。

林永安帶着自己的隊伍，又開始向南方伸展。

三 河南的早晨

從太陽下山到太陽東昇這段時間是解放軍最緊張的時間：不是行軍，就是打仗。

假如你問他們今晚要走多少路，他們就乾脆的回答你：『兩頭紅。』你問他們什麼莊宿營，他們就會說是『天亮莊。』他們很少問行軍的路程，只要跑到鷄子報曉的時候，宿營地也就不遠了。可是今天直到東方發白，也沒有聽到一隻鷄子報曉，大家都覺得很奇怪，林永安自言自語的咒罵着：『見什麼鬼，鷄子死光啦？』

『可不是嗎！鷄子都給那鬼孫隊伍吃光啦！』嚮導自動的回答他。

『難道吃得一隻不剩嗎？』

『就是這樣嘛！』

『這個鬼孫真壞，老大哥！這次咱們要消滅這個鬼孫，還得你們多多幫忙才行

呀！

「這是應該的，解放軍還不是爲咱老百姓嗎！」

旭日的紅光，照在每個人的身上。路旁小草上晨露像一粒粒明珠。同志們雖經過一夜的緊張行軍，但疲勞並不能使他們緘默，他們趁着這初夏的早晨，就鬧開了，唱着、扭着、談着。祇有五班的小梁，他扁着嘴，默不做聲。他是三月間部隊在黃河北休整時才從他家鄉內黃參軍的。他才十八歲，個子又矮，和他的三八步槍差不多高。他是一個莊稼漢的兒子，從小就跟着父親勞動：打柴、拾糞、看牛、牧羊；到十五歲就下地幹活了，雖然不能像大人那樣幹，但兩三年來也學會推糞、鋤地，算得是個勤勞的子弟。但是，他參軍的時間很短，還缺乏軍隊生活鍛鍊，雖然參加過幾次行軍，像今天這樣一傢伙就跑一夜天，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他却還是第一次嚐到的滋味。其實這點路程，在老同志說起來是『通房子』●，但他呢，已經夾在隊伍當中一拐一拐的，活像小腳姑娘扭秧歌了。

林永安扭過頭來看看隊伍，他看到，大家都很高興，只有小梁落在後面幾步，一扭